



《汉字字形学新论》

这本书融合文字学、书法学和设计学，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汉字字形造字技法、演变过程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比如对于造字技法，书中提出取形源头、观察视角、取形手法、成形范式、定形技巧、再次成形等字形设计技法，归纳出字形的两种拆解法、品格功能等区别于其他文字体系的重要特点。此外，书中还涉及了汉字的起源、汉字字形的内外在特征、汉字字形的选用制度，汉字字形的行款发展等内容。



作者：李海平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教育的情调》

此书是教育现象学的重要开创者范梅南的代表作，其英文原著在出版不久后便成为北美许多教育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并受到许多一线教师的欢迎，而中文版则加入了其弟子李树英基于中国情境而进行的观察和思考。

两位作者提示我们，“作为教育者，无论我们的举动多么充满善意，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情境，仍然可能与孩子体验到的那种情境根本对不上号。”正是基于此，教育者需要耐心地聆听和观察，以爱和同理心去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摒弃“成年人对孩子的独裁统治”，关注并承认孩子的感受，甚至向孩子学习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力。



作者：(加)马克斯·范梅南
译者：李树英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

读者印象中的作家总是孤独的，他们独自坐在暗夜里，承受创作的痛苦，只与笔下的人物产生心灵交流……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作家的背后都会有一种幽灵，它们不声不响地躲在小说的影子里，使它运动，使它在形象上更具深沉意味。这个幽灵便是作家们对家人与成长环境的记忆。

在《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中，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描述了文学作品中的这条线索，叶芝、托马斯·曼、贝克特、博尔赫斯、詹姆斯·鲍德温……他发现几乎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飘浮着家人的影子。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译者：张芸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H 访谈

作家张浩文：

小说应对当下的社会发言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新版《绝秦书》有两个结尾

海南周刊：《绝秦书》出修订版的初衷是什么？与原版有何差异？为何如此火爆？

张浩文：这次修订除了对原文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纠错之外，最大的改动在小说结局。这次的结局是全新的，一些主要人物的命运，比如周立功、旱地龙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周立功起死回生了，旱地龙提前死了。这个结局本来是原稿就有的，但在第一版出版时，因为种种原因，被弃用了，新版其实是恢复了小说最初的格局。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仍然喜欢第一版的故事，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把第一版的结局附录在后。所以，现在这个新版《绝秦书》有两个结尾，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文本的开放性是先锋小说的实验之一，我这个不先锋的作家也不妨新潮一下。

有读者反映，《绝秦书》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打捞，更是启发了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深思。有忧患意识的读者很多，他们与这部小说发生了共振。这应是本书火爆的原因。

海南周刊：《绝秦书》的书名读起来有一种悲怆感，您当时取这名字时，有什么样的思考？

张浩文：“绝秦书”这三个字确实沉重。我用它，有三重意思：首先，它写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陕西（包括整个西北）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场大旱灾，这场灾难造成了当时陕西三分之二的人口折损，陕西古属秦地，简称“秦”。当时的报纸曾以“秦人几绝矣”的惊呼形容灾难的惨烈，所以我借用了这句话，用“绝秦书”命名这本书。其次，“秦”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上部是双手持杵，下部是成堆稻谷，表示用杵状农具打谷脱粒，意为“收获”。民国十八年大旱，庄稼绝收，描写这场大灾难的小说命名为“绝秦书”，不是很恰当吗？第三，更深层次地说，“秦”不仅是指某个地域，并且连带地指向一种文化。这本书起名“绝秦书”，既是对这场灾难深层原因的揭示，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期望。

所以，《绝秦书》绝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灾难的小说，它其实是借灾难做表征来思考近代乡土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伦理等所面临的局面和转型。正像著名评论家杨光祖所言：“《绝秦书》是一部命运之书，是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入描写和反思。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寓言小说。”

尊重传统比任性突围更考验耐心和技能

海南周刊：《绝秦书》从出版至今，获奖无数，七年之后再版，又反响如此强烈。由此见得这部小说持久的生命力。您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应具备什么样的质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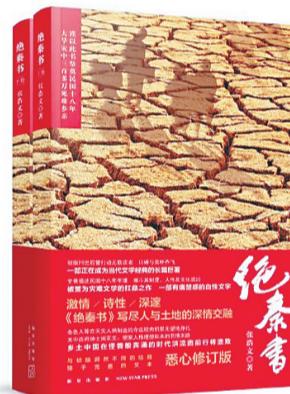
张浩文：成就一部好小说的因素很多，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最起码应该具备这些素质：首先是对人的关注。过去有句话，“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话在我理解，应该是文学要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命运，人的存在境况。其次，小说应该介入现实，对当下的社会发言。凡是有意隔离现实和歪曲现实

编者按

作家张浩文于2013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以其苍凉的笔调，叙述了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八年旱灾的发生全过程，直面人性的复杂暧昧，赞颂了民众的守望相助。

《绝秦书》一出版即获关注，曾获中国作家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名、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首届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第四届柳青文学奖等荣誉。出版七年来热度不减，评论文章不断。近日，《绝秦书》修订再版，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网上讨论此起彼伏，各地《绝秦书》读书会轮番举办，网上听书听众达百万人次，英文、法文译本也在出版当中。

11月27日，张浩文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绝秦书》修订版

张浩文
(资料图)

的文学，都不是好文学，小说亦不例外。在几天前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批评家说，古今中外，凡是直面现实的作品都世代流传，杜甫就是因为《三吏》《三别》这样的作品被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史诗”。再次，小说是一种艺术品，它有自己特殊的规范性。打破这种规范性可以被标榜为创新，但创新并不都能为艺术加分。在我看来，尊重传统比任性突围更考验作家的耐心和技能，把小说写得像小说比不像小说更有难度，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是一个艺术保守主义者，我喜欢正儿八经的小说。

海南周刊：《绝秦书》中涉及很多史料，这些史料是真实的吗？在您创作这部小说时，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浩文：《绝秦书》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我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小说中，那个特定时代

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西安之围、凤翔剿匪、中原大战等，都被纳入笔下。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尽管有一定的依据和原型，但基本还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必须符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必然的逻辑关系。

创作这部小说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用什么语言方式去言说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恢复汉语语感，严禁语言穿越。在我们已经习惯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流行词汇后，稍不留神就会闹出越位笑话，这相当考验作家的学养储备和叙述耐心。另外，一个相对客观的叙述态度，即零度化的叙述语调，对描写灾难的惨相是十分必要的。但惨相往往刺痛作家，作家很难抑制自己的感情，会忍不住跳出来评论和抒情，这样做反而破坏作品刻意营造的“冷漠”效果，减弱了它的冲击力。我在写作中，要时时跟自己的同情心做斗争，而我又是同情心泛滥的人，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海南周刊：有评论文章把《绝秦书》称作秦地“风情画”，您自己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张浩文：《绝秦书》中有大量的风俗民情描写，比如端午节赛龙舟，春节扫社、敬祖宗、拜年，小孩满月擦黑脸，祈雨时舞龙，等等。这些风俗今天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还有，小说对关中平原四时节令的描写，对各种庄稼植物的刻画，对人与土地血肉情感的抒发，还原了一个曾经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关中西府大地。说实话，我在这么描写时心情是忧伤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旧梦神情，《绝秦书》只不过是为我们凭吊往昔留存一点念想而已。

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

海南周刊：读过《绝秦书》，我最大的感觉是细节很饱满，丰厚。但现代人似乎更执着于手机微信上的碎片化阅读，您能否给读者做些提示，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进入这本书的阅读？并从这部小说中吸收到哪些营养？

张浩文：说实话，写小说最难的，不是编织故事，而是刻画细节。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都必须依靠细节来落实。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区别就在于，通俗小说只有粗线条的故事，而缺少踏实的细节，因此显得虚假突兀。作品的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却不能虚构，只能发现，这需要作家的艺术敏感和艺术耐心。而阅读文学作品，有鉴赏力的人，正是在品味细节中发现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需要耐心。

海南周刊：听说您的下一部小说叫《西风破》？能否透露一些梗概或创作细节？

张浩文：这部小说已经接近杀青了，估计年底可以完成。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绝秦书》的后集，从地域上看，它还是关中平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承继《绝秦书》的结束时间，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故事梗概是，一个烈士的遗孤，经历千难万险，穿越历史尘烟，去寻找父母死难的真相。